讀史糾謬

讀史糾謬卷第九

滋陽牛運震撰

陳書

高祖本紀

陳氏本非陳寔後南史云其本甚微自云漢太邱長寔之後最有分寸　高祖泣謂休倪曰僕本庸虛云云不如南史數語簡老　南史載高祖征交州討侯景命王僧辯拒齊兵較陳書稍有簡節　封陳公詔南史削去　加陳公九錫策禪位詔及璽書不得不載但宜有節省　總論弁

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此似頌聖表箋中語不類史體隆功茂德光有天下茍高祖以一劍之雄成偏安之業隆功茂德云云頌美毋乃太過　南史高祖紀總論一段稍勝陳書　贊語駢偶之體過於文飾稱美亦屬過當失實

世祖本紀

始終梗概若此者多焉此卒汲不成語南史其自強若此云便勝此　世祖贊語頌美亦太過見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此古哲帝明王之事世祖果能如是邪姚察陳人安得不云爾乎　南史世祖紀記事稍簡括諸詔令俱刪去

例勝陳書南史於諸代帝紀多如此亦不止一世祖紀也

後世纂六朝史者節取南史此法可也

廢帝本紀

陳書諸帝紀中載進用諸臣如將軍刺史之類失之太詳帝紀者所以標一代事蹟之綱領若敘紀詳繁例非括要之體　太后廢帝爲臨海王詔南史載之較陳書有節省

宣帝本紀

宣帝紀較之南史所載其繁數倍　贊語雖得失由我無禦敵之畧焉文義不明

後主本紀

後主詔益趨浮靡如大建十四年三月詔著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趨銅馳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此等語殆駢偶之工麗者然於詔制之體益遠矣　後主窮極聲色淫樂無度可謂失德之主本紀並未著其一事微南史所載則後主昏德幾不傳矣豈思廉因父察嘗北面事陳而故爲諱之邪　鄭國公魏徵總論詞義頗傷繁費遐觀列辟纂武嗣興以下更冗漫迂廓不足爲一代史論　史臣曰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云云按此思廉贊語也以後

主之淫昏而猶稱其早摽令德能遵故典至於鼎玉遷變乃以爲天意使然非惟人事亡國之君猶爲今諱掩諱如此可謂厚矣然未知其何以爲信史也

后妃列傳

沈皇后傳云陳亡后入長安隋煬帝每有巡幸恒令從駕及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害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按南史載后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則非不知所終也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參詳故老云云按此段皆記張貴妃事也當依南

史綴輯入正傳不必別爲一段　史臣曰詩表關雎之德易著乾坤之基云云按此沿襲舊語膚廓殊甚

杜伏明周文育侯安都列傳

周文育本姓項名猛奴初段周薈見文育文育對曰乃隨文育至家皆當作猛奴　世祖收侯安都詔書可削　敘安都戰功亦傷冗繁

侯瑱歐陽頠吳明徹列傳

吳明徹傳李陵矢竭一詔可省　裴子烈明徹從將也應在附傳之列不必另跳行

周鐵虎程靈洗列傳

周文季傳齊軍深憚之謂爲程獸按唐人諱虎故云謂爲程獸然於義不通矣南史稱程彪爲是

黃法𣰰淳于量章昭達列傳

於是乃爲拍車及步艦豎拍以逼歷陽按拍車當依南史作拋車　章昭達傳自餘無以奉償此句可省　贊語斯亦良臣良將一代之吳耿矣按良臣良將四字可省

衡陽獻王昌南康愍王曇朗列傳

巴陵王蕭沉等請封衡陽表可省贈侍中詔亦不必全錄

景子濟江於中流船壞以溺薨按南史云丙子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與梁書不同

陳擬陳詳陳慧紀列傳

高祖討侯景召詳令反初服此句文飾未明妥　贊語引詩宗子維城云云浮廓無謂眞如無有

趙知禮蔡景歷劉師知謝岐列傳

蔡景歷答高祖書祇是駢偶之體詞旨浮靡可以不錄

南史載劉師知初侍梁敬帝與陳同謀牽衣推刃躬行弑逆陳書不載豈故爲之諱邪　師知與博士沈文阿議俠

御人衣服吉凶之制極條悉徵傷於繁不如南史記載之簡明　贊語謂劉師知博涉多通而闇於機變雖欲存乎節義終陷極刑以爲不智按師知背梁貢主躬行弒逆及受陳祖顧命因矯詔出高宗東府事發賜死始終一姦宄小人何與節義即陷極刑亦焉足惜乃以爲闇於機變而責其不智恐不智之譏不足以蔽其咎也

王沖王通袁敬列傳

初高祖以沖前代舊臣特中長幼之敬按長幼之敬文理未明

沈衆袁泌劉仲威陸山才等列傳

贊語引鄧禹杜預似謂沈袁諸人皆以文士而有武功者至梁室沸騰懦夫立志旣身逢際會見仗於時王等語與前文絕不相應亦未見懦夫立志者何指所謂見仗於時王者又何說邪文理舛謬且不可解

沈炯虞荔馬樞列傳

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遽救之僅而獲免按此只可云炯解衣將就戮或遽救之獲免足矣礙於路間桑樹數語贅文累句反致不明　恐魏人愛

其文才而瞀之句亦穉陋殊甚　烟上漢武帝通天臺表

詞句鄙弱義旨亦不深懇不足存錄　烟夢見宮禁云云

此段荒誕似不足信　高祖文帝與虞荔二書可删　由

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

然無營按雖任遇隆重以下數句可省　故不列於後爲

此句亦可删　虞寄與陳寶應書極陳順逆之理氣勢跌

宕可誦中間條陳十事及排列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

之名將軍之勢等語尚有應裁削處　扞秦但泣而已此

句可省

謝哲蕭乾等列傳

王固傳載因於西魏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魏人大設罟網於昆明池固以佛法咒之遂一鱗不獲按此二事有無不可知即此足見史家好奇之病　諸人中孔奐才品最高傳極力鋪寫然用筆亦有過繁處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分云云按此段語意最膚泛不切

陸子隆錢道戢駱牙列傳

駱牙何人贊語以爲張頁之亞稱擬毋乃太過

周宏正袁憲列傳

宏正奏記晉安王寬泛無實可摘錄不必全載請釋乾坤二繫啓及詔書並可不錄　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不成語句　若東修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云云按此段文義總未明豁　袁憲陳三公陳亡入隋又北面受爵可謂事二主矣贊語乃以爲終始弗渝何也

裴忌孫瑒列傳

述勳德之美展君臣之意排句不類史傳語

徐陵列傳

徐陵與楊遵彥書列八未喻義旨曉暢詞采亦復雄邁中間有云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曰如曰不然其不然乎此等挑弄殊傷滑易此體裁之不莊也　陵嘗遇疾甚篤其子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按燒香誦經以療父疾此不可爲訓史傳載之亦見其鄙　孝克蔬食長齋持菩薩戒誦法華經此等皆不足記載　孝克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荒誕之談更溷史體　贊語徐孝穆推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達籠罩今古云云按此等語直可移贊周孔孝穆烏足當之

江總姚察列傳

劉之遴酬江總詩可以不錄　至德四年授總尚書令策文可不載　總嘗自敘曰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按總爲太子詹事與太子爲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後主之世日與後主遊宴後庭當時謂之狎客此豈不邀世利不涉權幸人所爲邪考其自敘寧爲實錄而史傳載之何哉　姚察傳敘察遭張哀毀及奉詔書慰解詞繁文贅祇益爲病　澄鑒之職時人久以梓匠相許此當時俗稱也極不雅　姚察不受布練一事寫來亦鄙

瑣無氣　察幼年就禪師受菩薩戒祿俸皆捨之造寺并
爲禪師樹碑此不足爲盛德事而屑屑記之何也　察將
終西向正坐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恒此
更鄙誕不足載將以此爲事佛之報邪　總敘察爲人居
官幾於無美不備至載名流推獎人主賞重瑣瑣不休蓋
皆溢美過情之詞也傳信之史宜不其然觀南史姚察傳
則知察之爲人亦足稱賢然不如此傳之阿情推獎矣
古來父子爲史者司馬氏談遷班氏彪固及姚氏察與思
廉是也然遷不爲談立傳固不爲彪立傳皆於自序中述

其官爵行事出處著作諸不欲以其家世源流雜置他傳又以子傳父或有過情溢美之嫌或蹈有而弗稱之失形迹之間易滋物議故不爲也思廉纘其父爲梁陳書而爲父察立傳考察在江表才行品地固潔一時之望然思廉所爲傳祭文贊詞逾三千言摭述連引幾於百美畢備贊語稱察稟令德而光百行至有風俗人倫之目恐察之行爲未足勝此也傳曰善則歸親思廉以子稱父以爲顯親成父之名則得矣然於史家記載褒述之公正何如也

思廉爲察傳其失有三子諱父名禮也思廉於贊中稱其

父曰先臣然於傳中則不得不斥稱其名也此一失也江總固江表才人然在後主時狎客幸臣也顛亂紀綱以至亡國思廉以察與總同傳儕其父於嬖倖小人之流汙孰甚焉其失二也察自陳亡入隋授秘書丞散騎常侍清顯任職大業二年乃終於東都則察未嘗終於陳也謂爲隋臣孰曰不然今編諸陳書列傳非所安也其失三也有此三失何以爲史　贊語稱江總師長六官雅允朝望亦濫詞宗豈須其父察而不得不及總邪

宗元饒司馬申毛喜蔡徵列傳

元饒劾陳裒奏章可不錄　司馬申傳及叔陵之肆逆也
事既不捷云云按肆逆之事豈得云捷此語病也　後主
自製誌銘辭情傷切云云銘詞可刪其見幸如此語更不
倫　喜即馳入謂高宗曰陳有天下日淺海內未夷云云
南史將此處繁語概行削去止存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
意宗社之重願加三思數句極爲簡至　高宗欲進兵彭
喜對曰臣實才非智者安敢預兆未然云云南史於此亦
有節省只用數語括之最得事情　南史載後主謂江總
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驩宴非我所爲耳語

意自明陳書作但欲阻我歡宴非故所爲故多詐耳文義殆不可通

蕭濟陸瓊顧野王傅縡列傳

傅縡明道論闡明佛法僅得粗迹殆禪家機鋒文字不足錄也

蕭摩訶任忠等列傳

蕭摩訶有陳第一勇將傳亦極力摹寫究未出色盡致明徹乃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按此處敘寫殊未明豁　摩訶曰從來行

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此不成語恐摩訶當日未必卽爲此語也　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按此段備解摩訶致敗之由以爲非戰之罪然敘寫戰陣情事頗未明盡無氣力神致南史敘此段極隋陳勝敗之形紀摩訶被執不撓之狀殆勝陳書遠矣　南史載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因以致敗此言必有所據陳書畧之　南史載隋文帝聞摩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陳書亦畧之

贊語謂蕭摩訶雖無智畧亦一代匹夫之勇矣按摩訶進

計吳明徹策周王軌請及其築城未立擊之賀若弼濟江襲陳摩訶請於後主欲乘其壘塹未堅出兵掩襲二策皆中行兵機宜則摩訶殆非毫無智畧者也

孝行列傳

思蓼莪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二語不成文理　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惟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云云按此及不害解簡文夢吞土事已載梁書簡文帝紀此傳以孝行爲重似不必重提二事詳悉記之　謝貞傳族兄暠往華嚴寺請長爪

禪師爲貞說法一段似不足記　謝貞傳病於繁而且支

司馬暠傳不必載北周詔書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沅者此段止可附他傳中不必另文跳行　贊語膚鄙浮泛之甚

儒林列傳

沈洙傳議久而不葬者除服之禮及測囚時刻極有識裁敘更求綜括簡明爲長南史載測囚時刻議即勝陳書

鄭灼夢遇皇侃事極鄙俚不足記　沈生可謂意聖人乎此語文義究屬不明　姻不失親古人所重按論語因不

失親以因爲姻亦傳沿之訛　張譏沙門道士皆傳其業

陸慶釋典經論靡不該究按士人逃禪或亦窮愁不得於

中者之所爲然列之儒林則與尚元崇虛之業判不相入

今史傳猶嘖嘖道之豈即以佛老爲儒林耶　顧越傳不

及南史詳贍

文學列傳

開端引易論語迂廓之極　杜之偉傳徐勉嘗見其文重

其有筆力此等句非史傳家語　褚玠傳故不列於後焉

此句可刪　陸瑜傳太子與江總書亦宜括載　何之元

梁典序載記太繁只括省可矣。陰鏗工五言詩陳文士之著宜特爲立傳不宜附之阮卓傳後。贊語草率充數極可無有

熊曇朗周迪等列傳

討周迪陳寶應二檄僅稱備體不足全載討留異詔亦可節錄

讀史糾謬卷九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十

滋陽牛運震撰

南史

宋本紀

武帝紀載帝微時諸徵異事如卧時見五色龍行止時見二小龍射大蛇見童子擣藥遇沙門留黃藥傅手瘡種種怪誕似非正史之體昔人謂南史所載謠讖妖祥頗涉猥雜即此足以見一端矣　帝嘗與經墓欺之曰此墓何如按欺之曰三字語稗而意晦　宋書載或曰劉裕等豈辦

之有成下桓元曰何謂無成語脈方有照應南史削去豈
辨之一句下文何謂無成便無來歷矣　至是滬之戰死
帝知其事必捷詞理短乏頗不成語　初晉陵人韋叟善
相術一段宋書不載似可略　宋書載武帝伐慕容超一
段云公既入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畧有神色南史添
衆問其故數語便鬆脫失神且師既過險云云排偶可厭
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按晉義熙元年云云按此
段言符應瑣鄙近巫蠱不如宋書太史公駱達陳天文符
瑞數十條一語爲簡老　總收紀武帝儉樸處亦殊瑣瑣

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下遽接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此處文理殊不可通　少帝紀武帝年踰不惑句太文腐殊不似史書中語　不郎受制亦不成語　文帝紀宋書載閏月丙戌皇子劭生南史削之按此句似不可少　宋書載八年正月復立珠崖郡三月車駕於延賢堂聽訟按此皆事體之不可畧者南史竝削之

孝武紀孝武亦縱欲失德之主總敘反稱其精明何也

前廢帝紀廢帝一年之中改元兩次宋書曰永光南史曰景和按帝八月改元十一月遇弒景和之稱爲日甚淺旋

卽中須宜從宋書稱永光爲是　大呼叙叙如此者三如此二字可省　太皇太后令奉湘東王或纂承皇統按纂承皇統四字亦涉文腐不似史家語　書迹不謹上詰讓之云云按宋書上詰讓之下有子業啓事陳謝上又答曰云云宜從宋書　宋書那得生如此寧馨兒寧馨佳辭也如此寧馨兒則恨語矣南史削如此二字便失語氣　山陰公主淫恣過度一段可以不載　其餘事迹分見列傳此句可削　贊語撮宋書三紀贊爲一篇文義不聯筆致更復膠戾　明帝紀帝好讀書愛文義云云按總叙帝失

德亦傷煩雜甚少結構後廢帝紀總敘雖瑣悉體致頗佳

齊本紀

高帝紀敘次剪裁極勝南齊書惟總結一段歷敘徵應凡十數條事多瑣屑更有荒誕無稽之談極可刪去　南齊書云上姓名骨體及期運歷數並遠應圖讖數十百條歷代所未有只此數語括之可謂簡老矣　武帝紀敘武帝徵應夢人以筆畫身及得行璽異錢并眾石爲浮圖忽生異樹等事皆瑣瑣似不足記錄　永明五年秋九月辛卯車駕幸商颺館按南齊書云辛卯車駕幸商颺館館上所

立在孫陵岡世呼爲九日臺者也紀事極有風神南史改爲世呼爲九日臺便冗直無味　五年二月車駕幸芳林園南史不載　先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云云此段可省　鬱林王紀總敘鬱林王失德處冗瑣無章法文惠太子立樓館號曰東田武帝立宮號曰舊宮又武帝時有小史名皇太子徵引摭拾以爲讖驗甚屬無謂服妖一段亦可删　海陵王紀先是武帝立禪靈寺於都下云云雜記圖讖注釋支離甚非史體　東昏侯紀總紀東昏淫昏肆虐較南齊爲詳然亦有過於核碎欠翦削處如稽

檯騎馬等事不必如此瑣瑣也　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
當云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爲順和帝紀載服妖數事附
會牽合眞小說家言竝可删去

梁本紀

武帝紀及齊高創造皇業推鋒決勝莫不垂拱仰成焉按
創造皇業垂拱仰成皆領美溢濫語不可入史冊　帝生
而有異光云云此段紀武帝體貌奇異徵應多端亦過於
鋪張爲兒時能蹈空而行更怪誕不可信　帝經牛渚遇
老人謂帝相貴不可言問其名氏忽然不見事涉荒誕似

非正史紀載之體尉斗洲長人綠江呼曰云云事亦不足信　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亦襲舊文對偶語不似史體

敘武帝出處事蹟較梁書爲詳然沓拖衍蔓無體裁此豈歲寒之計語亦不質切　梁書載高帝移京邑檄詞氣激昂風格高壯似不可刪　己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此言怪誕之極真不足信　雖公卿異議朝野喧嘩竟不從語亦太堆排不似敘事體裁　取反語以協同泰此語可畧　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此於紀事亦嫌其繁止

可云以永興公主疾篤大赦可耳 紀武帝捨身同泰寺事鋪陳過甚不如梁書之簡 中大同元年錢法詔文詞甚鄙俚可刪 武帝捨身同泰寺者數矣南史紀載鋪張亦傷繁複 爰自在田及登寶位此亦六朝駢體語可無入史冊 初齊高帝夢屐而登殿云云按武紀末段廣引圖讖占筮之事多鄙瑣不成體格 簡文帝紀梁書敘簡文遇弒之後復及太宗幼而敏睿識悟過人云云正所以深惜之體致意趣並佳南史先敘帝幼而聰睿云云後及遇弒卒以自序文甚悽愴結之意致便覺減少 帝笑曰

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不如梁書云壽酒不得盡此乎一語爲妙　竟協於夢此語可省　初卽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云云此段可不必載　元帝紀元帝誕生頗異紀載殊瑣瑣　總敘元帝行事甚詳然亦有不必詳載處

陳本紀

高祖紀一把子人何足可打此句過於鄙俚　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困而無暇不如陳書止用首尾相應一語爲老　文帝紀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英秀陳書作常稱

此兒吾家之英秀也意致少勝　宣帝紀帝之在田本有

恢宏之度及居尊位實允天人之屬云云此表箋對偶語

大非史體志復舊境意反侵也犯斯不韙適足爲　等語

更屬鄙瑣而乖悖　宣帝修飾都城獲銘云二百年後當

有癡人修破吾城者此皆瑣瑣不足記李史好怪故往往

及此在總收中更非體裁　後主紀書末云想彼紈內如

宜此宇宙清泰云云此處紀載頗傷於繁　紀災異亦太

瑣瑣　隋文帝聞之大驚按後主投井本無可驚此云大

驚殊不可解　江東唱王獻之挑義辭以爲亡陳之兆亦

太附會　初武帝始即位云云此載讖語徵兆亦涉荒誕

叔寶嗜驢肉日飲酒一石此亦何足驚而隋文帝聞之大驚邪　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此二語可刪　嘗賀若弼度京口云云此事安頓篇末亦可但於上下承接竟無倫次　此亦是可笑眞不成語　昔符氏所征云云此處橫入議論甚失章法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更屬悖理無稽之談

后妃傳

宋孝穆趙皇后傳宋書載趙皇后殂時年二十一南史誤

又宋書載后父封臨賀侯紹封二世至齊受禪國除南史
並畧　孝懿蕭皇后傳武帝爲宋公宋王又加太妃太后
之號按宋書云高祖爲宋王又加太妃之號與此小異或
南史紀其詳邪然宋公宋王太妃太后連書括敘雖省文
御非史體且武帝爲宋王必無加其母太后禮蓋王不得
有太后也　武敬臧皇后亦不載其卒時年壽宋書詳胡
太后司馬皇后卒年並見宋書南史並不載　文元袁皇
后傳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
五三十匹按五三萬五三十匹不成句法宋書作三五萬

三五十匹稍爲順協且三五萬謂錢三五十匹謂帛乃不分跡錢帛而總承云三五萬三五十匹意可會而句不可解　南史載諸后妃多不紀其卒時年壽亦一闕畧也

路太后傳宋書載太后弟子瓊之造王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云云南史删去而別載王僧達傳　後廢帝陳太妃按婦人之義從夫爲稱不得從子當依宋書稱明帝陳貴妃爲是　齊宣孝陳皇后傳覺而乳驚因此豐足不如南齊書作覺而乳大出異而乳之較勝　永明九

年詔太廟四時祭宣皇帝薦起麪餅云云按此段紀宗廟薦物茲從生平所嗜與后妃事何涉極可刪去　鬱林王何妃傳初將納爲南郡王妃云云至實允外戚之義按此段無關緊要可省　澄者本剡縣寒人云云按此段附及馬澄事亦史傳紀事之一法但橫插中間體裁欠整此則手法不善耳　明帝爲輔與王晏徐孝嗣王廣之並面請不聽又令蕭諶坦之固請按請者請殺楊珉之耳今但云請而不云所請何事不讀何妃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殺之語幾不能了了此紀事措語不明之病也　何妃

傳不如南齊之簡整　梁郄皇后傳載郄后化龍事怪誕不經梁書省之爲是　丁貴嬪傳至是無何並失所在此句形寫未工　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云云此段詠戲可省　徐妃傳載妃淫媟事亦太猥恶史體何得有此

陳張貴妃傳按陳書張貴妃傳正文甚簡而附載魏鄭公别記極詳悉南史即用鄭公别記爲傳然鋪張過甚非紀敘簡質之體也　其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此等麗語本不可入史傳他如此類失之綺靡者居多　南史陳書並云晉王廣命斬張貴妃於清溪中　或云貴妃爲

高熲所殺晉王恨之曰吾必有以報高公與本傳不同

殷淑妃傳默然不對惓然便歔二語若其排疊何如去默然二字

朱宗室諸王列傳

長沙恭王道憐傳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接

車士廬陵王義眞小字宋書云車士義眞小字也此句不可少　遂爲盛藩強鎭不如變文作遂爲強藩鎭　蔡興宗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此紀韞庸鄙政無意趣　退人才甚凡自諱名有同王諱按有同王

諱四字可省　其庸寒皆然當作其庸寒類若此　鮑照

文詞士宜别爲一傳或列文學傳今附宗室傳中失之

咸謂照才盡是不然也此不成句　現之曰前哲以善人

爲寶不以珠玉爲寶云云詞句過繁不如刪去中二句但

云前哲以善人爲寶未聞以琴瑟爲寶得之　明年十月

巴西人趙續伯反云云按此段旁引牽截殊屬支蔓應從

刪節但云明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宏爲

聖主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討平之可耳　自前代人

君即位云云此欲比劭於紂故云然然亦何必乃爾邪

劭濬二凶本可作一傳且劭濬與諸王不類宋書別作二凶傳極有理　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在義恭曰已君臨萬國云云此段問答不成文理　其悖逆如此此句可以無有　景素泣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于風烟之上云云此數句極有情亦苦其繁詞　初廢帝目𢌿以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改封廬陵王此等瑣瑣鄙俚殊甚作史傳紀大體亦何暇及此　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云云此等猥鄙之事紀敘摹寫亦傷瑣瑣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太妃云云此事更醜褻似不足紀

劉穆之等列傳

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有在語拙而不達　高祖有受禪意羣臣唯盛稱功德而莫曉此意此等語俱未練適　徐羨之傳載公主罵文帝一段極樸摯有聲色但不復施臣妾之禮何可刪省

王鎮惡等列傳

敘王鎮惡襲劉毅一段視宋書有節省然有不如宋書詳悉處　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當云或是中表親　敘鎮惡取關中一段極有氣勢如能詳

參宋書更佳　宋書載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南史削去鎮惡何功之有焉便先澀少味　宋書朱超石傳虜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按衆少兵弱四字必不可少　傅宏之傳苦其簡略　朱齡石毛修之並以敗將陷虜似不得與王鎮惡同傳　彼國教傳詔呼爲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云云此數語重沓欠爽淨　時令如此兒必沒矣語句不明不如宋書云斯不祥矣吾見其不利乎爲妥　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云云甚鄙誕不足信　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一段叙

繁瑣冗雜未免失之支蔓而忘其正旨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云云此一段祇紀孝武失德與玄謨何與　宋書載玄謨性嚴尅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云云此段附記有趣致似不可削　武帝銜之未嘗形色此不成語

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發東海王家女子棺得玉劍金䥽女子尚生能言此可入怪異小說不足溷正史

劉敬宣等列傳

劉懷肅破桓振一段宋書詳南史畧之

趙倫之等列傳

趙倫之父子何堪作傳何不附之皇后傳中　光祿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勲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按此戲句意思不明且欠老致　宋書載趙伯符子倩尚海鹽公主因始與王濬與公主私通倩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南史云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與宋書不同　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云云按此段瑣記奕棊事似墮野史小說

謝晦等列傳

幸於不永此句稗氣之甚　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

賈充優劣云云此段閒情緒語係宋書所畧宜綴傳末爲佳　毋爲病畏驚微殘過甚此句不可解　謝朓爵子隆嵗可不必錄朓佳文多豈能一一錄之邪　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云云

按此段論議文義亦傷繁冗　謝靈運傳靈運父瑍生而不慧早亡靈運幼便穎悟謝元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宋書作瑍那得生靈運矢之南史作瑍兒何爲不及我更失語意　南史稱靈運文章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按六朝之文莫密於康樂矣顏謝並

稱嘗云延之俊發而靈運麗密或得其似今云謝俊發過於延之而深密不如恐非確評　何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云云此係附載何長瑜事似不必瑣瑣如此　所稱襲勝李業猶前詩于房魯蓮之意也此句可省　劉道隆侯超宗索鳳毛事鄙瑣不足錄

謝宏微等列傳

宏微末年嘗與友人棊云云記載不工淺識者知其暮年之事句更不明　時有一長思云云怪誕可删　帝賜詩

云雙文旣後進云云按此詩可不錄

王宏等列傳

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此句語意不明　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當在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鬭鴨之上又躬自屠牛當連義慶聞之云云如此則安頓有情

王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云云此詩鄙俚不足錄採

籍可入文學傳

王曇首等列傳

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邊云云此下數語頗未爽豁

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按所疾二字可省　吐所難吐不成語　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云云此段情事寫敘殊不明晰　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云云此段甚鄙瑣南齊書無有　載僧虔書法一道頗傷於繁論書一段及誡子書亦當稍爲節約不必全載

王誕等列傳

宋世諸主莫不嚴妬云云此因臨川公主之妬而旁及諸主亦史家類敘之一法江斆讓婚表全篇載錄似與正傳事理無涉可刪　時有晉陵令沈巑之性粗疎云云此段

瑣瑣詼戲不足記　此殺君亭也不如從宋書作弒君亭

琨聞國諱牛不在宅按牛不在宅突插不倫　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得犯焉時或謂矯枉過正此等語意亦不明晰　王鄭有如萬頃陂焉句尭而未圓不以沽濡而攺句亦未圓足宋書作姿制不異稍勝　時以廓不拜惠帝拜事異而意同也句稱弱特甚　王彧字景文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按彧既以字行當從宋書作王景文傳

王裕之等列傳

王鎮之宋書列之良吏傳　王裕之當作王敬宏傳　二

王居平南齊書作二王持平稍勝　又和徐詩云槐岸侯

方調云云此段語意不明亦大費瑣當依南齊書並行刪去

及晏敗果如之亦不成句此段亦可刪　天下人遂勸

人自殺語亦不明　王靖之就劉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

應刪如此非一四字　王猛傳載隋文帝即是我之誠臣

又是我之功臣數語庸瑣可厭

王懿等列傳

王懿兄弟並以字行當作王仲德傳　兄弟名犯晉宣元

二帝諱故皆以字行叡字元德云云按此處敍次頗失次

第安頓不得其地　非常之事人所駭南齊書作常人所駭較勝　仲德少在河北遇白狼童子一段宜綴在傳末而以立白狼童子像應之乃自成一結構　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云云此段敘致殊未清晳令閱者不解所謂　陸倕贈任昉詩可以不錄　任昉以詩贈任溉求二衫段溉答詩卻之詩詞鄙纖無足錄採武帝嘲溉詩更鄙俚凡此等皆瑣瑣錄記具稗官小說不足爲史家正體　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則佛道所云得果也事涉誕異可刪　得無貽厥之力乎可假之於少

盡此等俱不成語　乃深自結由是祇事益恭二語可省

其一　垣護之傳南史較宋書簡約然亦有不可畧者如

率步騎襲徐遺寶克兗州以精兵攻厖法起平梁山及定

議移青州并鎭歷城皆其功績卓卓者此又不如宋書之

詳悉也　閔辭以齊大非耦此不成語　吳興丘景賓事

極義議何不附孝義傳　垣曇深妻鄭氏亦當附孝義傳

後　要令罄盡乃止及明帝猶嫌其少此等語俱鄙俚之

極　心不能歡語亦稱極

袁湛等列傳

袁豹大田議伐蜀檄宋書備載之南史全畧宜書其事而畧其文　淑乃賦詩云云此亦可畧　袁顗傳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語義重沓宜從爽節　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曾門寺沙門所淫云云此段敘載甚不簡淨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胡之列又如此此中枉費多少筆墨　昂答梁武帝書及謝參軍啓並可不錄答武帝書或節錄可耳　馬仙琕附傳亦無不可但不必另行別提

孔靖等列傳

孔靖以字行當作孔季恭傳　季恭正書亦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云云此事鄙誕可省　季恭孫深之宋書本名淵之李史避唐高祖諱也　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云云按此係引律援赦殊欠簡明　孔琇之本列南齊良政傳應編入循吏　孔琳之劾徐羨之奏實古有文理宋書備載之南史不錄　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對仗語殊非史體

褚裕之等列傳

輒令方便殺焉或勞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

數語繁省極欠修煉　不欲遣人又內此句亦太才了

乃騎垣而入進藥於恭帝云云按此處藥弒恭帝極可不

詳敘蓋意在爲褚氏兄弟作傳不專爲恭帝遇弒敘本末

也　同雖不致何敢首爲亂階此語鄙俚之極亘不成句

豈不全之哉亦不成語

蔡廓等列傳

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當作以興宗爲之名與

字　從會猶有餘日請待他辰當作從會請俟他日　臣

自奏周旋此不成語　不被侵嫌四字可省　蔡尚書令

曰可謂能荷矣宋書作可謂能負荷矣較明白　君悊蔡

僕射又云我愧卿二語殊犯複可減其一　蔡興宗傳可

謂詳贍矣第不能文省而事備

何尚之等列傳

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焉

此段橫插不倫可節去　何求何點並當入隱逸傳　袁

粲過人當是至性過人耳　何允亦逸民之流宜並入隱

逸傳以成何氏三高　允見名僧授香爐奩并函書大莊

嚴經又於開善寺立明珠柱放光七日此等事涉怪誕似

不足信　初允侈於味食云云此瑣事不足記鍾岏議亦不足錄周顒勸允食菜議更不見佳　若爾便是拒詔拒詔恐非佳事耳當作若爾便是拒詔恐非佳事　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云云此段詼諧鄙瑣不足紀

張裕等列傳

張充與王儉書藻麗之體不足錄存　無字不辭四字可省　武帝賜率詩可以不錄　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云云此數句削去更適爽　乃名其子伊字懷尹云云一段可省

張邵等列傳

張暢於彭城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應答一段南史更詳於宋書然瑣瑣無筆法結構其失一也宋魏二主迭送土產雜物極可摘敘見意辨别諸鹽一段尤細碎可省此四句後所足也句可省　張融風逸詭越之士南史載融行事瑣細不遺然亦有過繁貪多之病　張融傳末附徐道度父伯嗣伯父子並善鍼醫有奇能竊謂此等皆當列之方伎傳今無方伎傳勢不得不附之於此以此知方伎傳之不可不作也　諸醫案鋪敘亦無筆法

范泰等列傳

王元一流人也宋書王元太一流人也當從宋書　范泰有極諫少帝封事宜錄其文　范蔚宗在獄詩不必全錄祇載雖無稽生琴尚有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四語可矣　蔚宗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宋書作蔚宗曰乃是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較勝　蔚宗謂衛獄將曰云云此段語意不明可刪去　蔚宗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云云此敘范謝出獄詣市臨刑情狀歷歷然太瑣悉語句繁沓大欠疎爽　在道語笑初無慙恥

頁不成語　蔚宗乾笑云罪至而已句不可解　蔚宗和香方序可不錄　蔚宗自序並實故存之此句自作解注可省　覩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云云此段瑣瑣全無意味竟不看焉陋極不成語　徐廣兄子豁宋書在良吏傳　徵罰可也按宋書作徵罰可也當從宋書　宋書戴何承天答劉穆之語一段似不可畧　宋書載承天有尹嘉坐不孝議亦當節錄　承天與謝元互相糾奏攜陷承天卒以此敗宋書載之特詳　裴松之孫昭明南齊書在良政傳

顏延之等列傳

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按祭屈原文既不錄則此事極可不載張邵宋書作張紀　惟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此處多延之一字語意遂不明

顏峻爲吏部而目之曰自强不息語何爲乃爾　宋書載沈懷文固辭作檄劭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此語殊有氣力南史畧之　孝武有事圓邱雲色甚美懷文稱慶按懷文以直言面折屢經犯忤中閒載圓邱作頌一段前後頗不稱應依宋書刪去

劉湛等列傳

何尚之陳劉仲文得失奏宜節錄不必載其全　顧琛至方山遇神元依介幘執鞭屏船後爲吳郡爲之立廟此事頗涉怪異非史正體

羊欣等列傳

江秉之仍依宋書入循吏傳　江泌可入孝義傳　泌夢慧眼水事怪異不經

沈慶之等列傳

殿下是何疑之深當作殿下何疑之深也　君但當知筆

札之事此句未分明　慶之謂腹心曰當作慶之謂左右曰　慶之甚惡入廁之鄙當作慶之甚惡之　鹵薄固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二語理不可通殆亦曲爲之解矣　末段敘慶之晚節軼事未免失之過繁兼少章法結構　此之臧洪及陳容此句費反減意味　沈攸之從孫僧照別名法朗記人吉凶及咒厭事最驗此可別入方伎傳不必附攸之傳末　皆是宋名之實其餘雜物云云按此似不必瑣瑣祇可云名實雜物不可勝計可矣　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此句亦未明晰　宗慤叔父少文宋

書作叔父炳炳唐諱也南史稱其字〈宋書炳日汝不言貴必破我門戶便有諱病未除　愍致鮑而退初無異辭此較宋書添贊一句而猶未得其情

柳景元等列傳

柳惲傳載惲詩太液滄波起云云此詩殊未工祇載其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可矣　又贊惲彈琴爲雅弄數語駢砌不似史傳中語　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以爲逼於魏詠之累遷數語俳鄙殊甚

殷孝祖等列傳

宋書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南史削去並傖楚壯士句似減色　咸曰來蘇此文語可刪　劉勔傳亦有太略處宋書較詳　何其歡謝世事此不成語　帝取獮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云云此段諧戲之詞可畧

劉覽可入孝義傳　任昉贈劉孝綽詩可不錄

胥袞等列傳

有自疑之志此句稱懸嘗作每不自安　莫不先加棰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數語意不可解可刪去

齊宗室列傳

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有意二字可省 敘衡陽王鈞
巾箱五經一段失之冗繁中間字句極可節省 新吳侯
景先開空中小兒呼聲一段亦屬不經之談

齊高帝諸子傳

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
於魏文減於漢明數語三轉竟無手法當時論者云云此
二語可省 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此句拙滯之極 時
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云云此段刻劃極工然
紀事之文無暇及此 武帝答閭黎第一閭黎鋒小名也

按上有云闍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則闍黎小名當於此處注之　言文及遙光才力可委之意之意二字可刪

武帝諸子傳

王儉二議無關太子行事可節刪　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云云此事瑣屑而怪誕不足記　雖無文采多是勸戒此不成語　晉安王子懋爲母患病請僧供佛蓮華不萎此亦怪誕不經齊梁人侫佛往往以此爲孝行而史家又稱述之如此　子響膂力之士王衡天南齊書作亡命王衡天等勝南史　乃著

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詆毀四字可省

王敬則等列傳

毋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南齊作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南齊較勝　南齊故書都自効下有至是如言四字此史傳收截法南史畧去非是　了無恨色四字可省　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罌此二語可省　敘敬則行事頗詳然無次第結構祇是逐節載記而已　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此句稍弱惟少枕之死

句亦不明　以言所視言其妻初夢又夢又言今舉體熱

矣此數句覆述無謂　紀敬兒狗兒敬兒恭兒等名極鄙

頭不如刪去

李安人戴僧靜等列傳

安人尋卒世以神爲祟按此自安人命盡而卒何與不與

項羽神牛事南史載此而歸祟於神不惟意見鄙淺抑且

有害世事人心不少　甚得荒情此句作意而詞不明

少帝微行至領軍府一段紀敘殊未明晰

荀伯玉等列傳

齊高帝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云云按此詩可不載　伯玉言不成行此語不明　卒爲忠信士亦不成語

伯玉夢二青衣小兒又夢高帝兩腋下有翅不舒此二夢殊荒誕不足載史冊　王敬則勸高帝幸東宮得以不易太子此自敬則事何不載之敬則傳中　又出失行女子此句可不載南齊潛畧之處是　並見誣伏誅按此文言見誣即不得言伏法　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既至云云按此段諧語瑣談無關情事可刪　廟有蘇侯廟偶坐此蘇峻也宜點明　塞客吟高帝所作也高帝作

之與侃何涉乃錄之於侃傳而云侃違上此旨更自勤勵大非史體　胡諧之就范柏年求佳馬一段紀敘拙滯絕不明晰　貧士竟不辦易此句可省　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云云按此段紀唐寓之叛亂事何與虞玩之而載之玩之傳邪

陸澄等列傳

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按此只可云好學博覽手不釋卷足矣　未嘗卿士大夫此句突書殊不了了　陸厥與沈約論四聲問答凡千餘言理解無

多而繁言爲贅應有節省

庾杲之等列傳

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此諧謔近小說不足錄　王摛何憲並可入文學傳　孔珪南齊作孔稚珪珪父靈產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沱按此載靈產涕泣滂沱究不解其所謂闕之令人悶悶　太祖驗其言句亦不明晰　何必效蕃南齊作何必期效仲舉較勝　豈計錢物多少句可省　劉霽哲可入孝義傳

劉孝標可入文學傳　劉霽亦可入孝義傳　霽以母

病誦觀音經夢一僧爲申延此不可訓　劉杳亦可入文學傳　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按無因而至四字可刪如此三說此亦不成語　先是有大中大夫瑯邪王敬允一段可刪　劉訏可入隱逸傳　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此庸弱語時下訓詁氣習三國志以後諸史往往不免有此　劉懷慰仍依南齊書列入循吏傳

劉瓛等列傳

南齊書载世祖以揚烈橋故主第給瓛生徒皆賀瓛曰貧美爲人災云云南史訛作寶美豈爲人哉殊不可解　明

僧紹論山崩淮竭一段多衍用國語成句似應節畧　僧紹應照南齊書入隱逸傳　昭明太子貽明山賓詩可畧

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按此八字語皆複可省激薄停澆四字　庾易亦高逸一流人物　黔婁示不違之亦不成語　庾肩吾當入文學傳　武帝褒答劉之遴詔語甚板重可不錄或省錄之　劉之遴好聚古器一段似屬可省

梁宗室列傳

梁書齊書載臨川王宏孝蘊喪其生母陳太妃至性最篤

南史畧之　武帝就宏歡宴履行後閤見貯貨滿庫乃知非鎧仗此段紀敘殊覺繁冗　初去之始爲詩一絕內火籠中云云此段可省〔〕又世人相俱必稱正平耳此句可删　梁書載安成王秀至郢州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州凋殘不可擾也南史畧之按此數語似不可畧　蕭暎傳末附載老人願思遠事此亦史家紀奇徵異之一法連及晉通中穰城老人並荆州上津百歲人張元始未免失之濫矣

梁武帝諸子列傳

時徐元瑜降而續入荆州使至云云此段極可節存之殊不雅淨　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云云按後文載太子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則此處紀其聽訟寬縱殊覺其複不如依梁書删去爲是　太子見提荆子者以手板代之又減私餞自戲科律此二段卽應繫平斷法獄多所全宥之下則章法貫串了了可覩　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云云此事極有關照原不可畧然紀敘過繁瑣　傳末載　子謡注釋瑣瑣可省　豫章王綜或言非梁武子且反梁事魏性行乖謬自同叛逆梁書

列之臨賀武陵之中極有見南史編之梁室諸子內且與昭明同列大非倫類　夢何所知夢旣不一等語眞不成文理　以屯躓投告以何風雲之會此等更不成語　綜恒怨不見知淑媛恒隨之淑媛恒節其宿止連用數恒字亦不成句法　故累致意句不可解　豫章王綜性行事迹乖忤百出傳亦舛謬異常　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永豐侯撝歎曰今年日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按此一義兩見文重詞複甚足爲病　昭明太子傳不如梁書之雅練

元帝諸子列傳

左右竊問其故云云按此下二段皆補梁書所畧而語意雜沓穉累殊不成文　梁書載大連既迫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云云南史畧之　世子方等本爲元帝所忌既而歎其能覩其所修城柵甚說及征河東又戒以宜有水厄則方諸已爲元帝愛子矣乃聞其溺死心喜而不以爲戚何也此中記敘頗屬未明

王茂曹景宗等列傳

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

之恐泄外議帝乃書之按此事紀敘及此即可止餘文如田安啓求爲婦及見縕絜美如生尉吏俱見非體祇益爲贅且猥瑣不可耐　茂以不能式遏寇盜自　此句文腐可厭　武帝宥而不責不如梁書武帝宥而不之責也人皆懼中馬足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此數語敘載不明應弦輒斃未知是鹿是馬　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云云按此段以梁敗魏軍爲蔣帝神力而附會其說以爲廟中人馬泥溼眞不足信且於曹景宗事何涉邪　梁書載夏侯詳說殷琰降宋以全豫州一段極有關係似不可畧

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當云時人稱其大度　美其口不論勳省此句更妙　如寒士之貧賤者當作如貧賤士

昌義之據鍾離抗禦魏軍一段梁書載楊大眼攻戰及義之多方守禦極詳悉有神色南史畧之非是

張宏策庾域等列傳

數聞之變色心未之許不如梁書云王頗不懌而無以拒也較勝　梁書載宏策說王周室既衰諸侯力爭一段似不可少　孫文明作亂燒神獸門一段梁書先敘呂僧珍以兵平賊而後及宏策之死極有手法南史敘宏策遇害

復及帝戎服御殿僧珍捕賊平亂未免錯亂賓主　或云
續從兄聿及弼愍短云云按此段與上文時續從兄謐聿
並不學問一段無甚異同不必殊記以備參考　此書文
句不多何謂不多此等語句鄙俚之極　庚子輿可入孝
義傳　欲為父立佛寺一段可刪　一夜僧珍忽頭癢狀
熱此段可省

沈約范雲等列傳

沈約傳敘約先世全用約宋書自序而加刪裁然非傳體
也且沈田子林子皆以武功顯與約品地不類田子林子

仕宋而約爲梁人世代又相隔自不應同在一傳也宜本梁書爲約傳而田子林子別載之　其制自序大畧如此此學漢書司馬遷傳遷之自敘云爾筆法也然橫插不倫文理殊礙　帝勳業既就天人允協二語醜甚　此時應思何所復思亦無所思此等語句重雜輕弱眞不可讀言已老病百日數句筆帶常應移孔云云按百日數句以下數語約表中語也表既不錄此數語亦可省當云言已老病欲謝事求歸老之秩足矣　年七十三謚曰隱按謚曰隱三字可省蓋下文有武帝改謚一段故此處可省

文宣此惡宣亦難負此句未明亮　梁書載范雲諫武帝納東昏余妃數語亢爽可誦南史畧之　王茂傳載茂諫納潘妃武帝遂以余妃賜茂范雲傳載雲與王茂諫納余妃雲疏令以余氏賚茂帝賢其意而許之二傳紀載不同如此　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云此下兩段瑣瑣無當典要可刪　此嫗已卒語更不可解　范縝滅神論可刪省諸議難問答瑣瑣不可耐

韋叡裴邃等列傳

韋鼎傾心事隋為隋儀同三司光州刺史終于開皇年中

自是隋人似不得列之南史以亂限斷

江淹任昉等列傳

簡始如新四字可省　江淹獄中書極有鄒陽比物連類之旨筆法亦跌宕有致然有沿襲之迹　淹夢張景陽索錦夢郭璞索筆富是一事而史傳兩載之　承元中紓意於𢾺蟲兒此句殊未明顯　王僧孺傳載僧孺知譔譜事因改定百家譜一段可補梁書本傳之畧第載沈約原奏晉宋譜籍本末繁雜無序極欠簡整

范岫傅昭等列傳

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二語可刪其一

人莫得預焉此句亦可省　江革節行甚高而傳苦冗

蕪極有可省削處徐勉傳亦然　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

貨取通云云按此語句排𠑽可厭且前後載勉公正無私

參掌衡石甚得士心此處何云貪冒苟進守道淪退邪

上修五禮表較梁書所載已有删節然猶辭其繁　列敘

五禮儀卷帙條目似亦可省　戒子書亦可節盡非文之

至者也

陳伯之陳慶之等列傳

陳伯之帶刀竊稻事此一少年無賴賊耳何足記　陳伯之陳慶之並以南人陷北爲魏所用復歸本國自應同列一傳蘭欽雖有武功而終始南朝與二人同傳似覺不倫

賀瑒等列傳

賀瑒應入儒林傳　賀琛駿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議祇可節錄取其約而能該正不必以繁載爲長　武帝責琛勅亦政瑣瑣殊不成文　卿年少何乃不廉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二語戲謔之詞鄙俚殊甚　朱异勸武帝納侯景一段紀載過繁　簡文四言詩及圍城賦可不錄

异居權要三十餘年云云按上文并异傳解多藝圍碁上品一段記异權貴奢侈已極情事此處紀敘政苦冗複朱异人品最低下又勸納侯景致亂似不可與賀瑒顧協等同傳　朱异傳不如梁書稍爲簡整　徐陵宜別爲一傳不必附徐摛之後

王神念等列傳

王神念事跡無多附於其子僧辯傳中可矣神念傳中附楊白花甚無義理　王僧辯傳載寶誌讖此亦瑣瑣無意味　初僧辯平建鄴一段敘次頗繁推以赤心結廉藺之

分及雖然情好甚密此等尤不成語　時壽春竟無齊軍

又非陳武之譎殆天授也數句稱郤亦不明晰　耶官謂

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按唐人諱虎此處乃有數虎字殊

不可解或因舊史而未及改易者　可謂鄒魯遺風英賢

不絕按英賢不絕四字可省　坐者非一此不成語

江子一胡僧祐等列傳

陰子春供事神蛇得一州刺史此事恐不足爲典訓　陰

鏗應入文苑傳　江子一兄弟可入節義傳　因人之欲

四字稱甚　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

以加爲按此處横加贊語殊爲繁贅且史記李將軍傳祇言李廣恂恂如鄙人何嘗云恂恂善誘邪　王琳武功忠節極有可載然敘次亦苦繁贅非史家簡至之筆　張彪遭刼就死事極慘而敘次尚未見佳

陳宗室諸王傳

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戸數相差云云此段可統入贊語內不必別作一段　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此何未明

杜僧明周文育等列傳

城破斬二侯按陳書斬二侯下有祭孫盧三字應從陳書

文帝與章昭達論夢一段鄙瑣可刪　裴大烈事少不

足立傳宜附之吳明徹傳中

胡穎徐度等列傳

駱文牙陳書作駱牙　地久靈多陳書作地久雲多似勝

留悉達傳帝見之喜曰來何遲也陳書此文下載悉達

對曰臣鎮撫上流願爲蕃屏云云似不可少　願得識其

形狀陳書此文下有當爲公取之似不可少　蕭摩訶子

世廉不必別行另提宜附摩訶傳中緣摩訶傳後尚有騎

士陳智深陳禹等如世廉另提則二陳亦須別作一傳矣南史此處不如陳書　㓕蕭鄖作一打此句鄙俚不成語

蕭穎以下至荀朗周炅等並有武功忠節終始陳室並列一傳可矣如蕭摩訶任蠻奴等雖有卓卓武功而背陳事隋皆二心失節之士似不可與諸人同傳　陳書以蕭摩訶任忠樊毅魯廣達同一傳極有見

趙知禮蔡景歷等列傳

文無所改不如文不加點　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之力耳宜作使不自疑然後圖之　時皇太子好

酒德按好酒德不成文義　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爲耳按非我所爲四字可省　師知詐令帝出帝覺遶牀走曰云云按此段當載敬帝紀不必紀於此處　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此不成語　纍坐俠御人吉凶服議事細儀末議論煩傷冗贅陵重答云老病屬纊云云載之更無意味

劉師知姦邪小人似不得與趙知禮毛喜等同列一傳

沈炯虞荔等列傳

姚察傳較陳書删改已簡淨然尚有一二處未極刷洗如載察讀一藏經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是也

循吏列傳

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晏所臨東西二堂云云按此段紀歷代諸帝宮室服御奢儉之事雖屬政事之本實與吏治無涉蓋沿襲宋書舊文而不知其非者　吉翰在宋書列傳二十五卷中未嘗列之良吏也傳載翰因典籤欲活一死罪因收典籤付獄殺之而原此囚生命按此事甚屬乖謬使囚之罪不當生邪則不當屈法原之使囚當生邪則典籤之請是也又不應殺一無罪典籤如此行事豈循良之吏所爲邪然則南史之列之良吏非也　杜驥守洛陽

棄城南奔又以計誑殺姚聳夫以掩己罪亦非循良人所
爲宜仍依宋書編置別傳爲是不得列之良吏也　阮長
之字景茂宋書作茂景　宋書良吏傳有陸徽南史削之
宜補入　江秉之王歆之應照宋書悉補入　甄法崇傳
載參士逼卒後見形訴縣人負米事似涉恠誕　虞愿傳
諫明帝奕棋一段錄敘亦殊瑣瑣　劉懷慰裴昭明孔琇
之等均應照南齊書補入　王洪軌不足爲循吏　何遠
峻急尚不失爲廉平吏然敘載過於冗繁　庾蓽宜依梁
書編入良吏　郭祖深輿櫬言事可謂直臣正士稱爲循

史尚不足以盡之此似可另傳者

儒林列傳

宋齊二代寧無通儒今傳所編集乃梁陳二書之舊闕宋齊而不錄亦一憾也　伏曼容子暅當依梁書在良吏傳南史以曼容故而附其子於儒林甚非其倫蓋父子異道殊業固不妨父儒林而子良吏也　伏挺雖有問學論述亦不足爲通儒可依梁書列文學傳中　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按此文如從省簡只可云互執渾蓋二義多不相合可矣　鄭灼白馬寺遇婦

人贈白綸巾事極不足載　全綏無多事實祇可附載全

綏傳不如陳書之詳　沈不害傳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語

欠老

文學列傳

不持形儀惟取笑適此二語贅可刪　邱仲孚梁書列之

良吏南史載之文學按仲孚文學吏治俱無足取宜別置

之　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

不如南齊書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　其爭淫佷

誚呂文顯云云按此下竝可依南史削去祇可云皆指斥

貴勢文章傳於閭巷足矣　孫抱爲延陵縣云云按此誠

謂俳笑之文極不足錄　王籍臧嚴庾仲容陸雲公等當

依梁書入文學傳　卞彬傳極纖碎可厭　祖皓頗似忠

義傳人奈何以家世相承而附之文學

孝義列傳

郭世通宋書作郭世道　郭原平傳極有繁冗處如以爲

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又性無術學因心自然又由來不謁

長官自此乃始修敬凡此等類皆可刪削又如買墓前田

地一段不屬原平四字可省三農二月輒束帶垂泣二語

亦可省祇可云貴買此田躬自耕犂文義自明　妻亦同
逵此誠此不成語宋書脫去妻亦同逵四字直作此誠無
有懈倦更不可讀矣　潘綜傳中附陳遺一段耳無所聞
四字可省　邱傑師覺授宋書所不載係補入者　忽若
頭創夜有女人至曰云云此事誕怪宋書不載極是　爲
孝武所留心句俚極　卜天與忠義之士其弟天生特捷
勇耳又與殷琰同逆何足錄　蕭叡明傳較南齊書特詳
第三寸絹書療母病一段事涉誕怪可省秣陵朱緒一段
亦無謂　蕭矯妻羊字徽釋一段列敘孝義婦人十餘人

極可另載作一列女傳　王虛之吳慶之宋齊書不載係
補入者　邱冠先亦係補入　解叔謙劉渢等俱宋齊書
所不載　樂頤之南齊書作樂頤　杜栖陸絳應照南齊
書添入　趙拔扈爲兄報仇亡命聚黨轉攻旁邑勢窮乞
降此亂世叛民狡焉作逆者耳列之孝義殊不可訓　張
景仁成景雋李慶緒並以復讎報怨列於孝義皆梁書所
未載者　衛敬瑜妻極可載入列女　劉曇淨何炯江紑
劉霽並可依梁書補入

隱逸列傳

陶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迹其志行本以晉人自處李延壽繫之宋代而編入南史隱逸傳中此不知陶公之志者也　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當從宋書作謂人曰　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此處作駢語可厭　顧歡傳載歡印樹治精魅及規地作獄拘殺狐狸黿鼉等物枕孝經穰病此等事涉荒誕且似方士伎術之事不類隱者風流　歡夷夏論及與袁粲問答論語幷孟景翼正一論俱可不必全錄盡繁言贅語殊足累高士風致　於是依然鼓棹而去此處洽然而往極有意致緬字

伯緒云云可刪　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軀此語粗俚殊甚　劉蚪虞易應照南齊書增入　阮孝緒傳藏讖緯書一段可省　南嶽鄧先生似是仙釋方士之流列之隱逸頗屬不倫　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云云此極誕怪不經　陶宏景聞議禪代援引圖讖皆成梁字以進武帝凡此等處殊不似高隱行事皆可畧去　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云此皆怪誕之談俱可畧　陶宏景傳雅䅲不如梁書應照梁書所載爲是　釋寶誌自是異僧不必附於隱逸傳中　劉曇淨孝行深篤

自當入孝義傳中不必以其父慧斐在隱逸傳而附其後固不妨父隱逸而子孝義也　惟恐損竹此語不明　夜中忽見一道人云云此段荒忽怪誕極非史體　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此更不成語　杜京產傳所附載杜栖及剡縣小兒皆係孝義一等人不類隱逸

恩倖列傳

願兒因此告帝曰云云按此段詞句過繁少剪裁　時人比之孫皓之殺岑昏此句可省　其見親如此句亦可省

劉係宗問於職事亦頗有功績可記置之諸嬖倖中稍

覺其枉　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云云按此段祇可云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其事成於文度足矣中間繁文可省

俗間以細剉肉糅以薑桂云云此贅文可省

夷貊列傳

西域諸國以佛法爲風俗故不妨盛推佛道然祇園舍利之蹟金像浮圖之事鋪張過多亦屬可厭此中須有多少翦裁未可任意敷揚祇成佛國記也

賊臣列傳

先是大同中童謠曰云云按此段文可省　先是簡文夢

有人云云此段亦可省　是時城中圍逼既久云云接此處紀載未免瑣瑣大抵侯景叙次過繁而此處尤甚　初簡文寒夕詩云云此段亦可刪盡無當於侯景事蹟也　既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云云此段極猥鄙凡侯景傳解讖語多瑣瑣可笑　僉以爲王師之酷甚於侯景云云數語可刪　傳末凡解謡言讖語等類皆可刪去　王偉趙伯超可附侯景傳後　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之異此等鄙俚之極不成文理

讀史糾謬卷十終

蘭陵門人張佳林校刊